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

樵史演义

Qiao Shi Yan Yi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

《樵史演义》又名《樵史》、《樵史通俗演义》，小说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描述立场、观点都存在着阶级局限，这一点是要正确认识的。小说因其反清复明的思想倾向，遭清所禁。

时代文艺出版社

I242

103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艳史讲史禁毀小說系列

樵史演義

Qiao Shi Yan Yi

清 ◎ 陆应旸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艳史、讲史卷.4/杨娜主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5387-1777-3

I. 中... II. 杨...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IV. 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561 号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艳史讲史系列(四)

作 者: [清]不提撰人

丛书主编: 杨 娜

责任编辑: 姚家余

责任校对: 姚家余

装帧设计: 小曼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长春市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4500 千字

印 张: 196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777-3/I · 1682

定 价: 536.00 元 (全套共20册) 单册: 26.8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幼君初政望太平 奸瑄密谋通奉圣	 (1)
第 二 回	诸臣聚讼因边事 两奸招党乱朝纲	 (9)
第 三 回	权奸收拾朝士心 岛帅罗织忠言罪	 (16)
第 四 回	白莲贼平归己功 中书官败累众正	 (23)
第 五 回	众儿著攻击之效 一手握枚卜之权	 (32)

第 六 回	涿鹿道上红尘滚 爪牙班中青简繁	(38)
第 七 回	杨都宪具疏几危 叶阁老受辱求去	(46)
第 八 回	奸计成一网打尽 正人败八面受敌	(52)
第 九 回	涕泣联姻敦友道 纵横肆毒乱朝纲	(60)
第 十 回	毙校尉姑苏仗义 走缙绅江上解厄	(69)
第 十 一 回	众正图圉再遭毒 异灾京邸忽飞殃	(77)
第 十 二 回	杀义烈人心公愤 滥祠荫祖制纷更	(85)
第 十 三 回	图居摄奸谋叵测 构心腹密计无成	(92)
第 十 四 回	新天子除奸独断 大篡逆失势双樵	(99)

- 第十五回 应风云众正齐纠 (106)
震雷霆巨奸南窜
-
- 第十六回 奸臣得婿姬殒身 (112)
恶珰有义阉殉死
-
- 第十七回 逆种寄赃慌落陷 (119)
客巴割爱泣投缳
-
- 第十八回 科部疏雪正臣冤 (126)
羁戍路逢天子赦
-
- 第十九回 伸刘冤奸弁伏法 (134)
锄遗孽各逆典刑
-
- 第二十回 文武才擢抚甘肃 (141)
彪虎党定罪爰书
-
- 第二十一回 凶星出世多强力 (147)
恶曜临门得艳姿
-
- 第二十二回 李自成杀妻逃难 (153)
艾同知缉恶遭殃
-
- 第二十三回 新天子金瓯枚卜 (159)
众君子盛世弹冠
-

第二十四回	慰忠魂褒封特旨 毀《要典》采纳良言	(165)
第二十五回	范铨部超抚中州 申巡抚进秩枢部	(175)
第二十六回	李自成报效新总 梅巡抚镇定乱兵	(181)
第二十七回	范抚军不战成功 高闯王因山结寨	(188)
第二十八回	叛贼聚众毒秦晋 流氛分队犯梁楚	(195)
第二十九回	李公子投闯逃祸 杨督师失机殒身	(202)
第三十回	众闯开门迎闯贼 群忠靖节报君恩	(209)
第三十一回	智士潜形获免死 边帅愤志逐妖魔	(220)
第三十二回	南京公议立新君 淮海沥血陈时事	(227)

第三十三回	褒忠臣权相市公 定爰书法司被逐	(236)
第三十四回	史可法屡疏筹国 阮大铖阴谋翻案	(243)
第三十五回	先太子真贗难分 权尚书锋芒太露	(250)
第三十六回	祭先帝逆党假哭 选淑女宦官横行	(256)
第三十七回	各镇将纷纭互角 众武弁疲癯可怜	(263)
第三十八回	假皇后禁死狱中 真将军兴师江上	(270)
第三十九回	左将军檄文讨逆 史阁部血泪誓师	(276)
第四十回	罗公山李闯卒灭 杭州路马相潜奔	(283)

第一回

幼君初政望太平

奸珰密谋通奉圣

丝屏稳住莺娇语，荷翻狼藉珠儿雨。砌草逼愁长，花归竹放香。芳池斜照独，妒杀双鸳浴。天外鹭鸶飞，风中健翻低。

《菩萨蛮》

藕花叶烂菰香歇，落赋归兮何处归？
锦囊蹇用亦得意，桐隐何言严子矶。
旧径石楼迷不见，藤萝无恙云褰衣。
笛中仿佛梅花发，剪出商声片片飞。
结夏空岩曷称快，檐花溪鸟两依依。
杖接良朋樽贮酒，那得举网鲈鱼肥。
遗毫磨墨谱扶事，得着如狂失如饥。
樵夫野史无屈笔，侃然何逊刘知几。

自古国家治乱兴亡，虽是天命循环，若一味靠天过日子，尧舜枉了做圣主，桀纣落得做暴君；尧舜时的臣宰枉了做忠良，桀纣时的臣宰落得做权佞。可也是，有了好君，用了贤臣，自然天下太平；有了庸君，用了奸臣，自然天下叛乱。到了叛乱的时节，百姓个个困穷，盗贼哪得不生发？海内人人恶乱，地方哪得不骚扰？把一统山河渐渐都弄坏了。就有英君出世，未免过于诛戮，轻于变更，哪里还挽回得来，支撑得住？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

服，五方熙皞，真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皋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泰昌也是圣君，登极不久，就宾天了。这就是劫数将到，国家的大不幸了。一时京师的人都说是郑贵妃希图把泰昌弄倒了，要她儿子福王嗣位伏案，故此先进美色，弄出皇帝病来。又有奸医崔文升、李可灼，未必是郑贵妃买嘱他来，或有借此结纳福藩，希图荣贵。连投劫药，一旦崩逝。

九月初六日，天启即皇帝位。时年十六岁，英姿渐露，情窦初开。朝里也有忠良，也有奸佞。那时张差一案已过，红丸、移宫两案尚未十分发觉。天下仰望太平，百官各安职掌。给事中惠世扬在登极的第三日就上一本，劾奏方阁老妨赞病国，破坏封疆等事。又道他谄事郑贵妃，交给太监刘逊、李进忠，助选侍占住乾清宫，党护崔文升，赏赉李可灼，其罪不可胜诛。天启批本，虽不曾把方阁老削职，却也慰勉世扬，不肯阻塞言路。这时节常随的太监魏忠贤，虽在宫里掌司礼监，还有好太监王安，次相又是不阿附的。故此头一个本，京师都道：“好了，皇命是个纳言的了。”从此上本的不只一人，不只一事。

十二月初旬，有御史方震孺上一本，说三朝的事体道：“设差而癡人也，然不癡于他所，而癡于元子之宫，先帝之宫

且在五步之内。”又道：“使乾清而久居选侍，则至尊当避处于何地？使贵妃而久处慈宁，则孝端且怨恫于无栖。曾提宫闱之线索，岂尽虚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惨于挺刃。”又道：“朝夕周旋若惟二三内臣，嘲笑易轻，窥伺可虑。窃意旨而尝巧，负太阿而不觉。近以中旨之屡宣，恐滋斜封之隐祸。今日所最急者，莫如宫闱。一有主持，则乘间进御者，既有所畏而不敢前；非分矫窃者，亦有所防闲而不敢肆。转于桃夭为期已近，当事者宜惟日不足早完大典。”

你道方震孺为何说这话？只为魏进忠已经赐名忠贤，渐渐进用。即将司礼监好太监王安，瞒着皇帝，杀于海子里。只说奉旨。若皇帝不问罢了，问起只说病故。天启大婚未成，情窦大破，被乳母客氏——还只得三十余岁，美丽妖艳，污了圣体。天启爱她，百培宫城，封她为奉圣夫人，凭她出入宫禁。外边都晓得这事，没一个不惊骇了。然虽魏、客弄权，尚未里通外连，收拾朝贵，以为党援。方御史本虽厉害，天启还只发在内阁去票。阁老韩爌是个好官，刘一燝又是尽心为主的，因此票得好了，天启在本上批道：“这本说三朝事，朕心靡宁。所请鉴往察来，知道了。”

都给事中杨涟又上一本，尽述移宫始末。天启批道：“杨涟志安社稷，当日竭力忿争，忠直可嘉。”命昭示中外，以释群疑。不多几日把阁老方从哲，准他闲住了。朝廷新政，亦有可观。只是魏忠贤渐有恃强专权的光景，朝里官员，如阮大铖、杨维垣、傅樾、倪文焕一班儿希图荣擢的，摩拳擦掌，何止几千人。正人君子，也有在朝班的，也有在南京的，未免有防微杜渐的意思。杨涟又上一本乞归，他道：

臣妄言官掖，祸当不测。乃蒙先帝特赐宣召，一介小臣微主知于大命弥留之日，千载夸其殊遇，乃因备述移宫始末。蒙皇上有“忠直可嘉”之褒，微臣于

此大有不安者。垂帘之秘事未闻，入井之烦言喷起，不得不洗涤一番。乃臣发扬主德之苦心，反为夸诩臣节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当时诸大臣共有防微虑隐之意，首请御殿受嵩呼者尚书嘉谟，而捧皇上之左右者惟贤、一燝也。臣以愤争之故，独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官禁自就肃清，社稷有何机阻，而圣谕以志安社稷为言，臣之不安三也。臣以穷蹇肮脏之人，而际二圣知遇，书生之福力，至此极矣。知止可以风顽钝，能退可以省议论。乞浩荡之恩，放臣同山农野老共咏尧天舜日，岂不休哉。臣赍本赴文华殿门叩头毕，移出城外候旨。

这本一进，天启不发阁票，竟听回籍，朝里也就有些疑惑了。

其时为边事纷纭，经略袁应泰，尽反旧经略熊廷弼之严，只以宽收人誉。信任贺世贤，悬招抚之令，来投即纳。诸将童仲揆、尤世功等往谏，只是不从。三月失了沈阳。尤世功没于乱军中了。陈策、童仲揆分营扎浑河南。贺世贤突至，策开营迎纳，遂为所杀。仲揆奋勇溃围，请援于袁应泰。那袁应泰书生见识，道：“不必又添陷一支人马。”辽阳遂相继陷没。袁应泰与巡按张铨、守道何廷魁共坐城东楼，张铨对应泰道：“坐汝尸，居游魂，致我无成事而死。”应泰道：“公无阌外责，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当死于此。”铨下城，应泰举火自焚。廷魁回到衙里，赶一女二妾入井，然后自己也投井死了。张铨也被执斩于城外。几日间，金、复、海、盖州卫一齐陷没，朝廷震恐。天启谕吏部道：“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彼。若不严核，何以儆后？着该部速查具奏。”朝议纷纷都没主意。

五月天启成婚，立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只为大婚事，匆匆又忙了月余。阁老韩爌、少詹事徐光启等，奏请铨恤辽阳死事诸臣。天启准奏，赠张大理寺卿，尤世功、陈策少保，各赐谥荫；指挥佥事崔儒秀、何廷魁各光禄寺卿，荫锦衣卫百户；童仲揆都督同知，吴文杰、周敦吉、戚金、邓起龙、秦邦屏五人都督佥事。死节忠魂，略得表扬一番。有诗为证：

朔北灯火昼不分，从戎壮士气干云。
忽惊戎马频相斗，俄见经臣只自焚。
战将操戈甘白刃，孤军御甲泣青蓑。
可怜入井红颜尽，辽是家乡水是坟。

且说奉圣夫人客氏，见天启有了皇后，又有了妃子，当撒娇撒痴道：“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天启没奈何，今日赏银币，明日赏田庄，越发恩待她了。客氏在宫里还不十分放肆，一出宫门到了家里，她哪里看丈夫侯巴儿在眼里，凭她寻少年美貌的恣意取乐。出入用大轿八个人抬着，四五道开棍，远远的喝道下来。那骑骡的下来，狗攘的好打呀。势焰滔天，人人害怕。触动了两个给事中，一个朱钦相，一个倪思辉，各上一本，说她不该出入宫禁，藐视国母。天启怕客氏发怒，把朱、倪两个给事中，降的降，调的调。触动了个有风厉江西道御史王心一，上一本去救朱、倪二人。本上道：

臣尝读汉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与皇后同席坐。中郎将袁盎，引却慎夫人坐。帝怒，夫人亦怒，盎以尊卑有序对。帝悦，以语慎夫人，为赏五十金。夫妃匹之际，宫禁之严，盎以小臣，慈直乃尔。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赏之，亦谓其心，主于爱君，原非有

他。不如是，则人主之过失，无由上闻也。况我皇上擅天纵之圣，具尧舜之资，何有于汉文。近者科臣倪思辉、朱钦相，疏论奉圣夫人客氏；其心不过谓圣明之谕旨不可不信，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闲不可不肃。尚不至如汉臣犯妃匹之嫌，有却坐之愆也。不意有干圣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调。臣恐圣主有纳谏之资，佞臣进拒谏之计，则言者危，而天下亦与俱危，臣是以不能已于言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适以表我之能虑；听者直，适以表我之能容。颂大舜曰舍己从人，颂成汤曰改过不吝，盖惟此显名。皇上能有之，皇上不自有，而以其名予臣，于是世始得指而称之曰，此皇上之逐臣，曾以谏诤蒙谴者也。而言者之心愈苦矣。昔唐高宗欲立武氏为后，群臣苦谏，李勣独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遂至流祸唐室。大约佞臣之言，往往类此。两科臣者，忧深虑远，其言不无过激，然正其家事视国，忠于皇上之职分也。伏愿谅其朴诚，俾还原官，行其所言。凡有章奏，更祈披览之时，圣意三思，天下幸甚。

天启看了这本，勃然大怒。也不发票，竟批道：“屡谕不许渎扰，王心一如何又来激聒！且本内引用前代故事，悖谬不伦，好生狂妄。本当重处，姑从轻降三级，调外任用。该部知道。”从此客氏的威权，越加赫奕。魏忠贤二三心腹，撙掇他交结了客氏，里通外连，方才朝廷大权尽在掌握中了。

趁客氏冬至节届，暂时出宫休息，魏忠贤邀请她到私宅，备了酒席，足足费五百两银子。盛东西的器皿，或金或银，金壶上用猫儿眼镶嵌。其他肴饌果品，真是山珍海味，无所不备。客氏到厅上，下了轿。魏忠贤迎着，呵呵笑道：“今日要

与客奶奶结拜个姊妹。倘蒙不弃，咱死也是香的了。”客氏娇滴滴做出妖模样来，笑道：“老公公肯做咱的亲哥哥，只怕你妹妹没这造化。”待茶已毕，斟酒入席，不用戏子，只吹手大吹大擂，上下两席吃酒。上吃了六十样大馐饭，魏忠贤吩咐换席在暖房里去。不由分说，推推让让，到里面暖房来。

只见地下铺的都是貂鼠皮，里面黑漆漆，却有光明烛四枝引进，便如外面一般明亮了。说不尽铺设的豪富，只这服侍的四个标致的童子，果是天下无双，人间第一的了。客氏举止一看，但见：

冶艳绝俗，奇丽不常。鲜唇写朱，真眉学月。神清骨媚，气柔色靡。服烂而朝霞剪红，妆侈而瑞玉超彩。有光有艳，疑似掷果之潘安；如合如离，恍若看杀之卫。流盼光溢，隐明灯而不前；动袂芳芬，响钩帘而未起。纵教客氏心膏火，肯使童身等逝波。

客氏见了四童，真正一个赛一个。问老公道：“这是哪里来的美人？”魏忠贤笑道：“特为客奶奶，已寻下了好些时了。想咱只为年少时节，干了这营生——没鸡巴的人，谁要咱？为奶奶寻下这四个孩子，都十七岁了。今夜留奶奶在咱家草榻，先等这孩子们服侍过了，明日带他们回去，留着慢慢的受用。才见你哥哥一点敬心。咱晓得你家侯爷，也不敢吃奶奶的醋。”客氏笑道：“既送与咱，怕没有日子用他？今夜在老公公这里住，自然陪老公公睡，不消假意儿推辞了。”魏忠贤道：“奶奶陪过上位的，咱怎敢亲近？”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些风流话。又吃了几巡酒，魏忠贤公然搂着客氏睡了。那四个童子和服侍的一二十小内官，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两个全然不怕。

从此以后，魏忠贤在宫里，客氏便出来几日；客氏在宫里，魏忠贤便出来几日。满朝的文武官员，要升就升，要降就

降，只消通了魏忠贤，就有了客氏帮衬；或者通了客氏，就有魏忠贤主张。一个天启皇帝，竟是他一男一女做了。后来害了无数忠良，生出许多灾异，上天震怒，万姓遭殃，流寇猖獗，封疆失地，哪一件不是他们的贻祸。有诗为证：

闲披前代事如烟，奸佞忠良岂漫然。
提笔谱来惭信史，且从珥祸入编年。

第二回

诸臣聚讼因边事 两奸招党乱朝纲

往代史林翻，近日书堪纪，忠佞由来口似碑，褒贬非关己。笔撼九嶷山，墨泼三江水，是是非非公道评，何誉亦何毁。

《卜算子》

搬演何须定古人，耳闻目睹已纷纭。
漫云信史能行远，翻案由来事事新。

且说天启登基初年，朝里好人多，奸人少；只是一件，议论多，成功少。不料天生出个魏忠贤来，又纠结了阿乳客氏，顺他的，起用的起用，升迁的升迁；逆他的，削夺的削夺，诛夷的诛夷。初然胆还未大，手还未辣，党羽还未多。朝里又因山海关外边报紧急，经略缺人，天启追论劾坏熊廷弼的那班不知边情好言生事的官，特谕吏部：“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抚同排挤，致误封疆，降级调外；姚宗文阴险倾陷，实为祸始，革职为民。”论起来，也还算处的轻的了。内阁六部及大小九卿会议，须将熊廷弼起用，魏忠贤也不敢拗他们，立刻起那熊廷弼为兵部尚书，仍经略辽东。

廷弼奋然就道，克期到京。便上一本，本上道：

国家全力兵将、粮餉、器械，尽擲于辽阳。今从新计算，极难置办。而议者但曰调募制造，事本难，